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困闭之劫

赤川次郎等著

徐明中译

一对特殊的情侣 一张黑色的蛛网
一串神秘的凶案 一个可怕的真相
别开生面的社会活剧 惊心动魄的推理演绎

文匯出版社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困 困 之 劫

[日] 赤川次郎 等著

徐明中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闭之劫 / (日) 赤川次郎等著; 徐明中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96-1322-9

I. ①困… II. ①赤… ②徐…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当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9076 号

困闭之劫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黄晨伟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年 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 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70千

印 张 / 6.875

书 号 / ISBN 978 - 7-5496-1322-9

定 价 / 25.00元

目 录

困闭之劫（赤川次郎）

001

疑案重重（西村京太郎）

141

危险的投诉（山村正夫）

193

困闭之劫

(日) 赤川次郎

1 雨中的少女

大雨,已经连续三天的大雨。

香月弓江焦躁地想着:天上的乌云怎么老不散去呀?刚才听到的天气预报说这场雨要下到明天的中午。

太没劲了……

弓江倒身睡在小车的座位上,舒展着身体。她已经这样睡了几个小时,连腰部都感到隐隐作痛。

此时,仪表板的时钟上正显示夜晚十一时五十分。

“要是我去就好了,他果然不行。”弓江这样想着,下意识地朝车窗外看去。

“唉,真不知他上哪儿去买便当了。”

正在这时,她借着街灯的光亮,忽然看到大谷朝这儿奔跑的身影。弓江急忙打开车门,张开雨伞向大谷走去,“警长,你淋湿了吗?为什么不撑伞呢?”

“噢,没关系。”

说话的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二号人物大谷努警长,他不仅长相英俊,而且非常精明强干。在雨中,大谷身上的三套衣服都湿透了,

由于奔跑得急，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赶快上车吧，看你像个落汤鸡。”弓江嗔了一句。

“哎……我就喜欢在雨中跑步。”大谷依然满不在乎地笑道。

大谷坐上驾驶座，拿出手帕不停地擦拭着头发上的雨水。

“看你，像什么样子？”弓江还在埋怨。

“别说了。给，这是刚买的便当，趁热吃吧。”大谷说着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两人中间。

弓江好像察觉了什么，“你刚才带去的伞怎么不见了？”

“被人偷了。”

“怎么会？”

“刚才买了便当，付了钱，正想撑伞回来的时候，才发现那把伞不见了。”

“太可怕了……”

“那个可恶的家伙，竟敢随便对我下手！”大谷故作姿态地摇着头，“难道他没想到这是搜查一课警长用的伞吗？”

两个人互相对视着，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从他们的样子来看，大谷和弓江不仅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还是一对亲密的恋人。

但是，他们今晚在车内共享便当，并不是为了谈情说爱。

“你回来时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弓江满怀爱意地说道，“这样我就能撑伞来接你。”

“不，这不行。”大谷依然摇着头，“如果我们俩都离开了车子，万一小山出现就麻烦了。”

“嗯，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这样会感冒的。”

大谷暧昧地笑道：“你为我担心啦？”

“那当然，你是我最亲爱的人嘛。”弓江含情脉脉地看着大谷。

尽管是在执行任务，两人还是利用短暂的几秒钟，将嘴唇火辣辣

地粘在了一起……

“警长，你快看，她又来了！”弓江突然停止了亲热，眼盯着车窗外小声说道。

大谷立刻抬头朝车窗外看去。

他俩一直在暗中监视罪犯小山泰老婆的娘家，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他们的小车停在那户人家后门的神社旁边。神社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小车的前面就是直达神社的长长石阶。

三天来，大谷和弓江冒着大雨在车中静静等候，目不交睫地监视着对方的动静。

“你说得不错，”大谷点头道，“是同一个小孩。”

来者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她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始终撑一把白色的雨伞，而且每晚一到十二点就来到神社的下面。

“那小姑娘今晚又来了，”弓江小声说道，“看来马上要开始了。”

那个少女手提一只塑料袋，进入小树林后，立刻收起伞，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然后打开那只塑料袋……

第一个晚上，两人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少女在树下脱去了身上的外衣……

她脱去了毛衣和连衣裙，只穿着一件白色的浴衣，然后赤着脚在雨中行走。虽然很快就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但她全然不顾这些，两手像祈祷似的交叉在胸前，慢慢地登上去神社的长长石阶。

大谷惊道：“真是不可思议，已经连续第三次了。”

“是啊，她好像没有感冒。”弓江也感到有些奇怪，“一个人来来回回地上下石阶三十次，她的身体真棒。”

一般而言，那个石阶很高，只要上下两三次人就会感到气喘吁吁。姑且不论这样做有何目的，她那样认真的态度是确凿无疑的。

大谷道：“她大概是在许愿吧？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怎么会做这样

的事呢？”

“是啊，反正我也觉得不一般。”弓江附和道。

“我们的目的是监视小山泰，这种事就随它去吧。喂，快把便当吃了。”

“好的……”弓江从塑料袋里拿出便当，两只眼睛仍然看着车窗外面。

突然，弓江发出一声惊叫。

“妈妈！”大谷也惊得瞪大了眼睛。

大谷母亲突然出现在车外，正透过车窗看着里面的大谷和弓江。

“听说你们在这儿，所以特意做了便当送来。”

大谷母亲坐在小车后排的座位上，一边絮叨着，一边打开随身带来的小包袱。

“妈妈，现在正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您怎么来了？”大谷有些埋怨地说道。

“还不是为了这个便当。我的便当营养丰富，从不用炸过的油制作。你们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吃有营养的食品。”

大谷对妈妈的话无言以对。

妈妈虽然头发有些斑白，依然精神健旺，为了自己心爱的“男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大谷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禁不住美味的“妈妈便当”的诱惑，二话不说就大口吃了起来，弓江只好一人吃了大谷买来的两份便当。

大谷母亲看着儿子香甜的吃相，说道：“我总觉得你们这种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

大谷争辩道：“妈妈，我们在这儿工作，无法把食堂带过来。”

“我不是光说吃的。在这样狭小的车厢里面，两个单身男女长时间待在一起多不自然啊。”

弓江听了有些不顺耳,但也习惯了。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这个当警长的绝不会公私不分的。”

“这我相信,努儿是个优秀的警官嘛。不过,要是女方主动诱惑的话就难说了。”

“妈妈……”

“我是专对弓江小姐说的,就事论事嘛。”

弓江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伯母,我们是在执行课长的指示,如果您不满意,请直接向课长反映。”

“我这样说说也不可以吗?你不和努儿搭档就会感到寂寞吗?”

两个人的言语间迸发出无形的火花。

危险!危险!弓江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柔弱女人,深知大谷母亲话中的“感到寂寞”正是老人家的心结所在。所谓的“感到寂寞”意指“工作中掺入了私情”,也许她会向课长诉说其中的缘由。

想到此,弓江巧妙地转移了话题,“警长说我是个能干的部下哪。”

“妈妈,你带来茶水了吗?”大谷趁机配合道。

“带了!带了!”大谷母亲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热水瓶。

“谢谢,吃完便当喝口热茶最舒服了。”

“努儿!”大谷母亲突然大声叫道。

在这狭窄的小车里,这样的高声具有震动车窗玻璃的压力。

“妈妈!您怎么啦?”

“你怎么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没关系,很快就会干的,干这行工作没办法。”

“那你快把衣服换了,这样会感冒的。”

“我没有带替换的衣服。”

“放心,我给你带来了。”大谷母亲又打开那个包袱,“我来时看到外面下着大雨,担心你会淋湿身子,特意带了一套衣服。现在正好

派上用场，看来我的预感还真灵。”

大谷呆呆地看着母亲像变魔术似的从包袱里一一取出上衣、短裤、袜子、衬衫、领带等衣物……

“妈妈，您别开玩笑！”大谷涨红着脸说着，随手把衬衫和短裤放在空座位上。

“你这是干什么？”大谷母亲生气了，“这衬衫和短裤都是新买的，你穿上一定很舒服，这也是你抓捕罪犯的能量呀。”

“我在哪儿替换这些东西呢？”

“就在这儿换衣服好了，在妈妈面前有什么害羞的？你小的时候妈妈还给你换尿布呢。”

弓江把便当盒放进塑料袋里，知趣地说道：“我去外面待一会儿，顺便把便当盒扔到垃圾箱里。”

大谷母亲表情古怪地笑道：“那好，你慢走。”

弓江走到车外，撑起雨伞去一个较远的地方扔垃圾。她估计大谷在车内换衣服要花费一点时间。

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虽说是秋天，已经明显地带着丝丝的寒意。

弓江走入树林，微微地喘着气。她看到那个放着少女的雨伞和脱下衣服的塑料袋还留在一棵大树下面。由于树梢上的雨珠不时啪哒啪哒地落在塑料袋上，弓江好心地把塑料袋挪动一下位置。她暗忖：那个小女孩还在来回地登石阶吗？

弓江向石阶的方向举目望去，看见那个女孩正在石阶上来回走动。由于石阶下面竖着一杆街灯，所以能清楚地看到女孩的浴衣被雨水湿透后紧贴着身体，她的面部和手脚都冻得发青。

那个女孩走下石阶后再次拾阶而上，始终保持着两手交叉的姿势，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什么。

从经过的时间推算，她应该已走了三十个来回，虽然看起来人不

太精神，也许还有几分力气吧。

弓江又抬头望着小车的方向，准备稍作停留后就返回。她猜想大谷母亲此时一定在用毛巾仔细地擦拭着“努儿”头发上的雨水。

弓江深深地感到，自己有时也会对大谷的爱情产生些许的倦意，但是一旦看到大谷母亲，反而又激发出爱的激情。从这一点来说，大谷母亲是个十分珍贵的爱情激发器。

虽说如此，自己和大谷母亲的“冷战状态”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就在弓江站立着凝神之际，那个女孩已经走下石阶，她依然紧闭着双眼，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弓江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情景。那个女孩似乎已经筋疲力尽，突然倒在雨中的泥地上。

弓江迅速奔跑过去，一把抱起那个女孩，感到她全身正在变冷……

“你坚持一下，我去叫救护车！”

弓江的话音刚落，忽听得那个女孩梦呓般地开口道：“……请原谅……”

“你说什么？”

“请原谅……建介君……”

弓江无意间看到女孩的右手手掌上留着用油性笔写的“建介”两个字，于是她赶紧摊开女孩的左手掌，发现上面只写着一个“咒”字。

2 探望病人的来客

“啊，太困了……”

大谷在十分钟内连打了四个哈欠，“我想稍稍睡一会儿，不利用这点时间太可惜了。”

“你安安心心睡也行。”弓江柔声说道，“我们的监视工作已经结束了。”

此时，残夜将尽，又一个白天开始了。

由于有人亲眼看到罪犯小山泰在大阪现身，所以监视工作暂时中止。两人疲惫地驱车来到一家餐馆喝着咖啡稍事休息。

“你也一定累了吧？”大谷怜爱地问道，“送那个女孩去医院想必忙得够呛。”

“警长对这事是怎么看的？”

“没想到年轻的小女孩也会这么迷信。”

“是啊，她直到现在还那么相信咒语，而且连续三天在雨中不停地行走、背诵……”

弓江不由得又想起昨晚的情景。她呼叫救护车把那个失去意识的女孩送去医院抢救，过些时候又特意打电话到医院询问病情，医院方面回答女孩因高热引起了肺炎，但体力并未衰竭，所以无需特别担心。

“昨晚让伯母久等了。”弓江抱歉地说道。

大谷脸涨得通红，讪讪地回答，“妈妈老是这样，真没办法，她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待。”

“在母亲的眼里，自己的儿子永远是个小孩。”

弓江说着，随意地朝放置在餐厅一角的电视机看了一眼。

这时，电视画面上突然出现了“建介”的名字，弓江的心头猛地一凛。

昨晚，那个女孩手心上也写着同样的名字。

“建介，猝死！”电视画面上不时跳动着这几个放大的文字。

接着，播音员作了如下报道：“最近人气急升的二十一岁当红歌

星田崎建介猝死！他于昨晚深夜在六本木的迪斯科舞厅突然倒地昏迷，经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不久便告身亡。”

猝死？弓江看了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由于是白天的新闻集锦节目，所以电视台特意采用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播报。

“你在看什么？”大谷有些奇怪地看着弓江。

“电视新闻……你也看一下。”弓江依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视画面。电视台的女播音员采用夸张、戏剧性的语调继续播报，“当红歌星田崎建介（弓江以前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昨晚凌晨二时许，在迪斯科舞厅劲舞时突然面露痛苦地倒地昏迷，经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终因心肌梗塞而不幸身亡。”

大谷疑惑地问道：“哪个建介？就是昨晚小女孩写的那个人名吗？……”

“是的，和那个小女孩手掌上写的‘建介’两个字完全相同。”

“原来如此。”

“建介是在凌晨二时死亡的，小女孩也在那个时间点倒在雨中的泥地上。”

大谷担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

“我们不能这样想，不能相信那种所谓的咒语。”

大谷表示同意，“你说得对，那纯粹是偶然的巧合。”

弓江点点头，认为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不过引起她注意的是那种年龄的小女孩为什么会相信“咒语”的效用呢？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大谷打了个哈欠，“你也好好休息一下。”

“好的。”弓江应承道。

其实，弓江先前在车内打过瞌睡，此时并不想睡觉，而且她具有一旦心中有事、立刻精神抖擞的性格。

这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田崎建介粉丝的小女孩哭

泣的特写镜头，弓江迅速地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我的女儿叫仓林良子。”女孩的母亲说道。

弓江拿出笔记本记下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哦，她叫良子。”弓江问道，“您什么时候来到这家医院的？”

“我刚刚到。今天早晨起来后没看到良子的人影，吓了一跳，正在到处寻找她。”女孩的母亲脸色苍白地回答，“没过多久，这家医院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良子已经恢复了意识，主动向医生告知自己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

“是吗？”弓江说着把那个女孩的母亲带到医院里的茶室继续交谈。

女孩的母亲名叫仓林文代。她继续说道，“我和良子两人相依为命，我因为外出工作，所以昨晚回来得很晚。”

“你知道良子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干了些什么吗？”

仓林文代面露疑惑的神色，“我真不知道。她还在发高烧，迷迷糊糊的什么也没说，她在下雨天会干什么呢？”

于是，弓江不得不把连续三天观察到的情况和昨晚送良子去医院救治的经过告诉了仓林文代。

“已经连续三天了吗？”文代惊得睁大了眼睛。

弓江道：“良子淋着这么冷的雨水，在石阶上来来回回地走动，当然会发烧引起肺炎。”

“那……她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呀？”文代一时愣住了。

“你有什么线索吗？”

“我没有……良子今年已经十七岁了，但她从来不向我提起个人的事情。”

“你知道良子迷信占卜的事吗？”

“是占卜……吗？”

“你是否见过她有这方面的杂志？”

“嗯……吃饭的时候，她常会提出什么‘出生星座’‘相克相生’之类的话题。”

弓江会意地点点头，“良子是田崎建介的粉丝吗？”

仓林文代露出了一丝苦涩的表情。

“有什么隐情吧？”弓江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嗯，良子确实是建介的超级粉丝，而且在建介出名之前就是了。”

弓江觉得仓林文代似乎还不知道建介的死因。

文代想了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那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天，建介的车子突然在我家附近抛锚了。当时在深夜，一时找不到出租车，非常困窘。那晚我正巧驾车回家，建介和他的经纪人就恳求我帮忙，说如果赶不上时间他们的节目就泡汤了。良子听了这话就说‘妈妈，送送他们吧’。于是我赶紧开车把他们送到电视台，幸好没有迟到。”

“哦，那可真是一件难忘的往事。”弓江越发有了兴趣。

“没过几天，建介和他的经纪人亲自带着糕点等礼品来我家致谢。我当时确实感到建介是很优秀的青年歌手，良子也非常高兴，拿着建介送给她的唱片向朋友炫耀，但是，没想到……”

弓江心想这样的结局是很容易猜到的，于是冒昧地发问：“是不是建介出了名后就完全变了样？”

“是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每当电视画面上出现他的影像良子就感到不愉快，赶紧调换频道。不过，我想不明白，良子为什么要为建介做这样的傻事呢？”

弓江心想母亲的不愉快是否因女儿的事而引起的呢？也许良子的感情已经超出了一个单纯粉丝的界限……于是，她决定暂且向文代隐瞒良子在左手掌上写着“建介”两字以及在昏迷时梦呓般地说

“请原谅……建介！”的事。

为了缓和谈话气氛，弓江勉强地找个理由，“我知道良子和建介没有特殊的关系，就如刚才电视台介绍的那样，他的形象正是良子那样年龄的小女孩所崇拜的偶像。如此而已。”

文代敏感地问道：“建介他怎么啦？”

“听说他昨晚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了。”

文代沉默了一会儿，淡然地说道：“是吗？看来都是艺人不健康的生活造成的。”

“你说得不错，据说他是昨天深夜在六本木的一家迪斯科舞厅跳劲舞时突然倒地昏迷的。”

“看来我对那个人猜准了。”文代的态度依然很冷漠，没有显露丝毫的同情心。

接着，她转个话题，关切地问道：“你们警察怎么会在现场的？难道我女儿的事……”

“哦，你多疑了。”弓江微笑道，“我们只是在执行监视任务中偶然看到了良子小姐的怪诞举动，所以才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吗？幸亏你在现场及时救助，我女儿才捡回一条命。听医生说，如果没人把她立刻送往医院救治，让她倒在地上到天亮的话，良子也许已经死了。所以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文代说着向弓江低头致谢。

两人离开茶室回到医院病房的走廊上。

弓江问道：“如果良子清醒了，我能和她说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刚才见她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文代轻轻地推开病房门，突然惊慌地对着房间里面问了一声，“你是谁？”

这是一间只有两张病床的病房。此时，良子正躺在床上昏睡，病床边站着一个又高又胖的男子，他正背对着房门。

也许听到了文代的问话，那个男子慢慢地转过头来。弓江一见那人，立刻有一种奇妙的印象。

他大概是个外国人吧？不但头发和眼睛是褐色的，而且还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他的脸呈浅黑色，浓眉下面是一对湿润而闪着亮光的眼晴。

此时，那人也专注地看着文代和弓江。他虽然衣着普通，但系着的黑色领结格外醒目。看到这个打扮奇特的来客，弓江甚至联想到他是不是奇术师或魔术师之类的人。

那人轻声问道：“你是仓林小姐的母亲吗？”

文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警惕地再次反问：“你是谁？”

“我是仓林小姐的朋友，”那人不慌不忙地说道，“刚才已经仔细看过她的病情，仓林小姐很快就会康复，请放心。”

“是吗？……”

“对不起，失礼了！”那人彬彬有礼地打了声招呼，从文代和弓江的身边从容地离去。

弓江从那人身上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气味，似乎是香的气味。

“妈妈！”躺在床上的良子突然醒了。

“良子！”文代立即赶到病床边，“你好些了吗？”

“唔，没问题，全好了。”

确实，良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眼睛也恢复了明亮的光彩。

弓江稍稍犹豫后疾步走出病房，去寻找那个刚离去的男子，那人的步速很快，已经快走到离病房很远的走廊尽头。

弓江好不容易追上他，轻声说道：“对不起，打扰一下！”

那人停住了脚步，“找我有事吗？”他的声音如刚才一样，稍带着话剧腔。

弓江对他亮出自己的身份，“对不起，能否告知你的名字？”

“这个，这个……你是刑事侦探吗？”那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